



琦君 著

琦君  
Qi Jun  
散文  
San Wen  
精选  
Jing Xuan



母亲的书

金盒子

桂花雨

故乡的婚礼

春酒

读书琐记

泪珠与珍珠

母亲的金手表

妈妈银行

一对金手镯

压岁钱

梦中的饼干屋

春节忆儿时

青灯有味似儿时

母亲的书  
金盒子  
桂花雨  
故乡的婚礼  
春酒

琦君

散文

精选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琦君

Qi

Jun

散文

San

Wen

精选

Jing

Xuan

琦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琦君散文精选 / 琦君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54-8133-7

I. ①琦… II. ①琦…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4294号

《琦君散文精选》，经权利人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  
独家出版发行。

责任编辑：张远林 阮珍 高娟

责任校对：陈琪

装帧设计：壹诺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知音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16.5

版次：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185千字

定价：29.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母亲的金手表

妈妈的手 .....	003
妈妈的小脚 .....	007
一对金手镯 .....	009
妈妈罚我跪 .....	016
秋花远比春花净 .....	019
母亲的书 .....	021
母亲的金手表 .....	025
妈妈银行 .....	029
头发与麦芽糖 .....	034
母亲 .....	036

### 金 盒 子

压岁钱 .....	047
一饼度中秋 .....	053

幼儿看戏 .....	056
梦中的饼干屋 .....	058
爸爸教我们读诗 .....	061
奶奶的洋娃娃 .....	064
爷爷的味儿 .....	068
外公 .....	070
父亲 .....	073
金盒子 .....	083

### 青灯有味似儿时

玳瑁发夹 .....	089
春节忆儿时 .....	096
看戏 .....	108
桂花雨 .....	119
青灯有味似儿时 .....	122
玉兰酥 .....	129
粽子里的乡愁 .....	132
中个女状元 .....	135
故乡的婚礼 .....	137
春酒 .....	141

### 万水千山师友情

师与友 .....	147
字典的故事 .....	151

万水千山师友情 .....	153
鹧鸪天 .....	160
一袭青衫 .....	163
守时精神 .....	173
长风不断任吹衣 .....	175
圣诞夜 .....	179
敬爱的“号兵” .....	189
笑的故事 .....	197

## 读书琐忆

自己的书房 .....	203
读书琐忆 .....	207
四十年来的写作 .....	211
三更更有梦书当枕——我的读书回忆 .....	216
留予他年说梦痕 .....	231
云居书屋 .....	238
读书记趣 .....	243
旧日情怀 .....	247
泪珠与珍珠 .....	251
中年读书 .....	254

# 母亲的金手表

琦君散文精选







## 妈妈的手

忙完了一天的家务,感到手臂一阵阵的酸痛,靠在椅子上,一边看报,一边用右手捶着自己的左肩膀。儿子就坐在我身边,他全神贯注在电视的荧光幕上,何曾注意到我。我说:“替我捶几下吧!”

“几下呢?”他问我。

“随你的便。”我生气地说。

“好,五十下,你得给我五毛钱。”

于是他双拳在我肩上像擂鼓似的,嘴里数着“一、二、三、四、五……”像放连珠炮,不到十秒钟,已满五十下,把手掌一伸:“五毛钱。”

我是给呢,还是不给呢?笑骂他:“你这样也值五毛钱吗?”他说:“那就再加五十下,我就要去写功课了。”我说:“免了、免了,五毛钱我也不能给你,我不要你觉得挣钱是这样容易的事。尤其是,给长辈做一点点事,不能老是要报酬。”

他噘着嘴走了。我叹了口气,想想这一代的孩子,再也不同于上一代了。要他们鞠躬如也对长辈杖履追随,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老年人,第一是身体健康,吃得下,睡得着,做得动,跑得快,事事不要依仗小辈。不然的话,你会感到无

限的孤单、寂寞、失望、悲哀。我却又想起，自己当年可曾尽一日做儿女的孝心？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的一双手就是粗糙多骨的。她整日地忙碌，从厨房忙到稻田，从父亲的一日三餐照顾到长工的“接力”。一双放大的小脚没有停过。手上满是裂痕，西风起了，裂痕张开红红的小嘴。那时哪来像现在主妇们用的“沙拉脱、新奇洗洁精”等等的中性去污剂，洗刷厨房用的是强烈的碱水，母亲在碱水里搓抹布，有时疼得皱下眉，却从不停止工作。洗刷完毕，喂完了猪，这才用木盆子打一盆滚烫的水，把双手浸在里面，浸好久好久，脸上挂着满足的笑，这就是她最大的享受。泡够了，拿起来，拉起青布围裙擦干。抹的可没有像现在这么讲究的化妆水、保养霜，她抹的是她认为最好的滋润膏——鸡油。然后坐在吱吱咯咯的竹椅里，就着菜油灯，眯起近视眼，看她的《花名宝卷》。这是她一天里最悠闲的时刻。微弱而摇晃的菜油灯，黄黄的纸片上细细麻麻的小字，就她来说实在是非常吃力，我有时问她：“妈，你为什么不点洋油灯呢？”她摇摇头说：“太贵了。”我又说：“那你为什么不去爸爸书房里照着明亮的洋油灯看书呢？”她更摇摇头说：“你爸爸和朋友们作诗谈学问。我只是看小书消遣，怎么好去打搅他们。”

她永远把最好的享受让给爸爸，给他安排最清静舒适的环境，自己在背地里忙个没完，从未听她发出一声怨言。有时，她真太累了，坐在板凳上，捶几下胳膊与双腿，然后叹口气对我说：“小春，别尽在我跟前绕来绕去，快去读书吧。时间过得太快，你看妈一下子就已经老了，老得太快，想读书已经来不及了。”

我就真的走开了，回到自己的书房里，照样看我的《红楼梦》、《黛玉笔记》。老师不逼，绝不背《论语》、《孟子》。我又何曾想到母亲勉励我的一番苦心，更何曾想到留在母亲身边，给她捶捶酸痛的手臂？

四十年岁月如梦一般消逝,浮现在泪光中的,是母亲憔悴的容颜与坚忍的眼神。今天,我也到了母亲那时的年龄,而处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接触面是如此的广,生活是如此的匆忙,在多方面难以兼顾之下,便不免变得脾气暴躁,再也不会像有母亲那样的容忍,终日 and 颜悦色对待家人了。

有一次,我在洗碗,儿子说:“妈妈,你的手背上的筋一根根的,就像地图上的河流。”

他真会形容,我停下工作,摸摸手背,可不是一根根隆起,显得又瘦又老。这双手曾经是软软、细细、白白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变得这么难看了呢?也有朋友好心地劝我:“用个女工吧,何必如此劳累呢?你知道吗?劳累是最容易催人老的啊!”可不是,我的手已经不像五年前、十年前了。抹上什么露什么霜也无法使它们丰润如少女的手了。不免想,为什么让自己老得这么快?为什么不雇个女工,给自己多点休息的时间,保养一下皮肤,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些。

可是,每当我在厨房炒菜,外子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夸一声:“好香啊!”孩子放下书包,就跑进厨房喊:“妈妈,今晚有什么好菜,我肚子饿得咕嘟嘟直叫。”我就把一盘热腾腾的菜捧上饭桌,看父子俩吃得如此津津有味,那一分满足与快乐,从心底涌上来,一双手再粗糙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有一次,我切肉不小心割破了手,父子俩连忙为我敷药膏包扎,还为我轮流洗盘碗,我应该感到很满意了。想想母亲那时,一切都只有她一个人忙,割破手指,流再多的血,她也不会喊出声来。累累的刀痕,谁又注意到了?那些刀痕,不仅留在她手上,也戳在她心上,她难言的隐痛是我幼小的心灵所不能了解的。我还时常坐在泥地上撒赖啼哭,她总是把我抱起来,用脸贴着我满是眼泪鼻涕的脸,她的眼泪流得比我更多。母亲啊!我当时何曾懂得您为什么哭。

我生病，母亲用手揉着我火烫的额角，按摩我酸痛的四肢，我梦中都拉着她的手不放——那双粗糙而温柔的手啊！

如今，电视中出现各种洗衣机的广告，如果母亲还在世的话，她看见了“海龙”“妈妈乐”等洗衣机，一按钮子，左旋转，右旋转，脱水，很快就可穿在身上。她一定会眯起近视眼笑着说：“花样真多，今天的妈妈可真乐呢！”可是母亲是一位永不肯偷懒的勤劳女性，我即使买一台洗衣机给她，她一定连连摇手说：“别买别买，按电钮究竟不及按人钮方便，机器哪抵得双手万能呢！”

可不是吗？万能的电脑，能像妈妈的手，炒出一盘色、香、味俱佳的菜吗？

## 妈妈的小脚

母亲在少女时代，最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一双秀气的三寸金莲。因为她是长女，要带着弟弟帮双亲在田间工作。缠脚稍晚，就收不小了。自从她十六岁订婚以后，新郎在外地求学，迟迟不归。她默默地担着心事，左等右等，等到十九岁才成婚。她心里想，新郎一定是嫌她的脚不够秀气的。

没想到母亲结婚以后，父亲第一件事就是先劝她解掉十多尺长的裹脚纱，把小脚放大。免得走路摇摇晃晃，一副吃力的样子。可惜母亲虽然把裹脚纱解开了，脚却再也长不大。因为脚趾骨已折断，不能恢复原状。就算套上松松的尖头袜子，走起路来仍旧摇摇晃晃、弱不禁风的样子。

其实母亲并不是真的弱不禁风。她整天、整年地忙进忙出，侍奉公婆和丈夫，安排长工们田间的工作，照顾他们的饮食。每天上午十时、下午四时的接力（点心），总是别出心裁地有变化。连顽皮捣蛋的哥哥和刚会走路的我都吃得肚子鼓鼓的，像蜜蜂，飞来飞去扰着她。她一双变形的小脚，负荷起一家的重担，从没喊过一声疼。

我逐渐长大以后，时常帮她提着一木桶饲料，跟在她后面，学着她摇摇晃晃的姿态，去猪栏边喂猪；也时常看她忙完一天的家务，在

硬邦邦的长凳上坐下来，揉着脚后跟轻声地说：“好疼啊！”我也在高门槛上坐下来，学着她揉着脚后跟说：“好疼啊！”她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笑眯眯地说：“你若是知道疼就好了。”

过了几年，父亲从北平下任归来，带回一位“如花美眷”，她是旗人，有一双长长的天足。一进门，母亲用吃惊的眼神，把她从头看到脚。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房间里，对着镜子照了半天，叹息了一声，怅惘地对我说：“原来你爸爸是喜欢大脚的。我当初不缠脚就好了。”

## 一对金手镯

我心中一直有一对手镯，是软软的十足赤金的，一只在我自己手腕上，另一只套在一位异姓姊姊却亲如同胞的手腕上。

她是我乳娘的女儿阿月，和我同年同月生，她是月半，我是月底，所以她就取名阿月。母亲告诉我说：周岁前后，这一对“双胞胎”就被拥抱在同一位慈母怀中，挥舞着四只小拳头，对踢着两双小胖腿，吮吸丰富的乳汁。是因为母亲没有奶水，把我托付给三十里外邻村的乳娘，吃奶以外，每天一人半个咸鸭蛋，一大碗厚粥，长得又黑又胖。一岁半以后，伯母坚持把我抱回来，不久就随母亲被接到杭州。这一对“双胞姊妹”就此分了手。临行时，母亲把舅母送我的一对金手镯取出来，一只套在阿月手上，一只套在我手上，母亲说：“两姊妹都长命百岁。”

到了杭州，大伯看我像块黑炭团，塌鼻梁加上斗鸡眼，问伯母是不是错把乳娘的女儿抱回来了。伯母生气地说：“她亲娘隔半个月都去看她一次，怎么会错？谁舍得把亲生女儿给了别人？”母亲解释说：“小东西天天坐在泥地里吹风晒太阳，怎么不黑？斗鸡眼嘛，一定是两个对坐着，白天看公鸡打架，晚上看菜油灯花，把眼睛看斗了，阿月也是斗的呀。”说得大家都笑了。我渐渐长大，皮肤不那么黑了，眼

睛也不斗了，伯母得意地说：“女大十八变，说不定将来还会变观音面哩。”可是我究竟是我还是阿月，仍常常被伯母和母亲当笑话谈论着。每回一说起，我就吵着要回家乡看双胞胎姊姊阿月。

七岁时，母亲带我回家乡，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阿月，把我们两个人谁是谁搞个清楚。乳娘一见我，眼泪扑簌簌直掉，我心里纳闷，你为什么哭，难道我真是你的女儿吗？我和阿月各自依在母亲怀中，远远地对望着，彼此都完全不认识了。我把她从头看到脚，觉得她没我穿得漂亮，皮肤比我黑，鼻子比我还扁，只是一双眼睛比我大，直瞪着我看。乳娘过来抱我，问我记不记得吃奶的事，还絮絮叨叨说了好多话，我都记不得了。那时心里只有一个疑团，一定要直接跟阿月讲。吃了鸡蛋粉丝，两个人不再那么陌生了，阿月拉着我到后门外矮墙头坐下来。她摸摸我的粗辫子说：“你的头发好乌啊。”我也摸摸她细细黄黄的辫子说：“你的辫子像泥鳅。”她噙了下嘴说：“我没有生发油抹呀。”我连忙从口袋里摸出个小小瓶子递给她：“噢，给你，香水精。”她问：“是抹头发的吗？”我说：“头发、脸上、手上都抹，好香啊。”她笑了，她的门牙也掉了两颗，跟我一样。我顿时高兴起来，拉着她的手说：“阿月，妈妈常说我们两个换错了，你是我，我是你。”她愣愣地说：“你说什么我不懂。”我说：“我们一对不是像双胞胎吗？大妈和乳娘都搞不清谁是谁了，也许你应当到我家去。”她呆了好半天，忽然大声地喊：“你胡说，你胡说，我不跟你玩了。”就掉头飞奔而去，把我丢在后门外，我吓得哭起来了。母亲跑来带我进去，怪我做客人怎么跟姊姊吵架，我愈想愈伤心，哭得抽抽噎噎地说不出话来。乳娘也怪阿月，并说：“你看小春如今是官家小姐了，多斯文呀。”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好急，我不要做官家小姐，我只要跟阿月好。阿月鼓着腮，还是好生气的样子。母亲把她和我都拉到怀里，捏捏阿月的胖手，她手上戴的是一只银镯子，我戴的是一对金手镯，母亲从我手



上脱下一只，套在阿月手上说：“你们是亲姊妹，这对金手镯，还是一人一只。”我当然已经不记得第一对金手镯了。乳娘说：“以前那只金手镯，我收起来等她出嫁时给她戴。”阿月低下头，摸摸金手镯，它撞着银手镯叮叮作响。乳娘从蓝衫里面掏了半天，掏出一个黑布包，打开取出一块亮晃晃的银元，递给我说：“小春，乳娘给你买糖吃。”我接在手心里，还是暖烘烘的，眼睛看着阿月，阿月忽然笑了。我好开心，两个人再手牵手出去玩，我再也不敢提“两个人搞错”那句话了。

我在家乡待到十二岁才再去杭州，但和阿月却并不能时常在一起玩。一来因为路远，二来她要帮妈妈种田、砍柴、挑水、喂猪，做好多好多的事，而我天天要背古文、《论语》、《孟子》，不能自由自在地跑去找阿月玩。不过逢年过节，不是她来就是我去。我们两个肚子都吃得鼓鼓的跟蜜蜂似的，彼此互赠了好多礼物，她送我用花布包着树枝的坑姑娘（乡下女孩子自制的玩偶）、小溪里捡来均匀的圆卵石、细竹枝编的戒指与项圈。我送她大英牌香烟盒、水钻发夹、印花手帕，她教我用指甲花捣出汁来染指甲。两个人难得在一起，真是玩不厌的玩，说不完的说。可是我一回到杭州以后，彼此就断了音信。她不认得字，不会写信。我有了新同学也就很少想到她。有一次听英文老师讲马克·吐温的双胞胎弟弟掉在水里淹死了，马克·吐温说：“淹死的不知是我还是弟弟。”全课堂都笑了。我忽然想起阿月来，写封信给她也没有回音。分开太久，是不容易一直记挂着一个人的。但每当整理抽屉，看见阿月送我的那些小玩意时，心里就有点怅怅惘惘的。年纪一天天长大，尤其自己没有年龄接近的姊妹，就不由得时时想起她来。母亲那时早已一个人回到故乡，过着寂寞幽居的生活。我十八岁重回故乡，母亲双鬓已斑，乳娘更显得白发苍颜。乳娘紧握我双手，她的手是那么的粗糙，那么的温暖。她眼中泪水又涔涔滚落，只是喃喃地说：“回来了好，回来了好，总算我还能看到你。”我鼻子